

方阳
著

泰坦的 复仇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方阳
著

泰坦的 复仇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坦的复仇/方阳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354-6288-6

I.泰… II.方… III.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5313号

策 划  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C座6楼

公司网址 <http://www.cjcb-ty.com>

E-mail hb_tianyi@yahoo.com.cn

出 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书 名 泰坦的复仇

著 者 方 阳

策 划 姚 梅 叶 露

责任编辑 夏金波

发行电话 027-87679087 87679362 传真:027-87679980 87679300

印 刷 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33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54-6288-6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26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楔子	001
----------	-----

夜,窗外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般的暴雨。

潮汐般的雨水声仿佛能够掩盖一切,搅得人心神不宁。
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有什么东西进来了。

Chapter 01 沉没.....	005
--------------------	-----

大厅里面的音响设备、桌椅餐具都已经是东倒西歪,服务人员也不见了踪影。大厅穹顶上面的那几盏奢华的水晶吊灯,随着船身摇摇晃晃,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有一盏灯甚至经受不住摇晃掉了下去,顿时砸了个粉碎——还好没有砸到人。惊叫声此起彼伏,社会名流们全然不顾自己的形象了,现在只想着赶快逃生。

Chapter 02 亡灵序曲.....	019
----------------------	-----

虽然尸体还未经法医检验,但爱伦可以肯定,子弹只是击断了动脉血管而已。

不是窒息,并非心脏骤停,而是另一种更为痛苦的死法。

他是被呛死的,被自己的血呛死。

Chapter 03 命运之矛.....	065
----------------------	-----

初晨稀薄的金色阳光照射到自由岛上,穿越自由之焰,注满海对面的整个曼哈顿城。寒冷的海风贯彻肺腑,他们觉得心扉洞开,秘密即将揭晓,就在眼前这片湛蓝的海里。

Chapter 04 复仇会..... 123

白雪接过头骨,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天灵盖,发现上面刻着一行小字,像是用做开颅手术用的医学电钻轻轻钻上去的。她读了出来:“永远效忠泰坦。”

Chapter 05 杀死美国议员..... 159

白雪跪在地上,她一边用双手使劲挤压着尼古拉斯的胸肺,一边给他做人工呼吸。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可是,无论她怎么努力,尼古拉斯连一点反应都没有。他已经没有了呼吸,没有了心跳,没有了脉搏。他死了,卡尔成功地干掉了第一位高级官员,一位国会参议员,一个小时之后,还会有第二个。

Chapter 06 耶稣的圣棺..... 197

一座布满灰尘的花岗岩大理石石棺正静静地沉睡在这阒无一人的死寂的空间内。圣棺!他走过去,吃力地将棺材盖推开。耶稣就在里面!他看到了天主的尸骸,安静地,如涅槃的高僧一般,沉睡了几千年。

Chapter 07 最后的审判..... 259

深渊般的黑暗使他感受到了彻骨的恐惧,这恐惧正随着血液蔓延全身、渗入骨髓,一种难以抵御的寒冷由内心深处生发出来,使他通体的肌肤都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栗起来。

尾声..... 279

“再见了,我的好妹妹!”

白杨说着,将白雪抱起,放进了浴缸里,看上去,就像是一场发病溺水的意外。



楔子

夜，窗外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般的暴雨。

潮汐般的雨水声仿佛能够掩盖一切，搅得人心神不宁。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有什么东西进来了。

午夜，窗外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般的暴雨。

潮汐般的雨水声仿佛能够掩盖一切，搅得人心神不宁。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有什么东西进来了。对！那东西是带着枪来的，就这么硬生生地闯了进来。一阵浓重的潮气伴随着外面的大风席卷而入。这间房子的主人知道，此人来者不善！

已经容不得思量了，两鬓斑白的汤姆·罗伯特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但是在那之前，他有一件事情要做，一件必须完成的事情——这对他来说，至关重要。来者已经逼近了，他能够听得到那双硬底皮鞋发出的瘆人的声响。他赶紧跑上楼，挺着一张圆溜溜的啤酒肚，摇摇晃晃地冲进了孙子米克的房间。此时的米克正在床上熟睡，浑然不知危险的降临。

汤姆做了个怪相，似乎是在对眼前这位大难临头却还在沉睡着的少年感到无奈。或许米克正在做一个香甜的美梦吧。但是，无论这个梦有多么美好，汤姆都必须将他弄醒，因为这很有可能会成为他最后的一场梦，汤姆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他小跑到床边，伸出一只粗糙而有力的大手，一把将这个瘦弱的看上去还不到十岁的小男孩儿从被窝里抓了出来。还未等米克出声，汤姆就将他的嘴巴堵住，做出了一个噤声的动作。米克在汤姆的示意下微微点头后，汤姆才松掉了堵住他嘴巴的手。米克看上去一脸茫然，但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眼神中隐隐透出惊惶。

汤姆压低嗓门——几乎只剩下气声——对米克说：“记住，等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再回来。你得一直向远处跑，跑得越远越好！”还没等米克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汤姆就将米克提上了窗台。这孩子可真够瘦弱的！汤姆心里想道。这时的米克只穿了件睡衣，单薄的身躯在寒冷中瑟瑟发抖，如同一堆即将散掉的骨架。

那脚步声又近了，那人正朝这里走来。

米克的牙齿不停地打颤，整个舌尖都松软了下来，说不出一句话。不过这正是汤姆想要的，他不希望此时的米克因为惊吓而发声，那只会让收割人的镰刀削掉他的头颅。

必须抓紧时间！不能磨蹭了！

汤姆强装镇定，伸出一根手指指着米克的鼻尖，再次嘱咐了一遍：“记住，千万不要回来！”他说罢，就将米克向前一推。米克尖叫着从二楼落进了下面的花圃丛中。尖叫声很短促，瞬间就被雨声和雷声湮灭了，几乎没有人能够察觉得到。

他可能会被摔断腿的！天哪！那可真是疼死了！不过，这总会好过死亡。

汤姆几乎不敢去看掉下去的米克，他迅速关上窗，松了一口气。

他刚一转身，就看见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正在五米开外死死地对着他的胸口。真是千钧一发，要是再晚那么一步，一切都迟了！

“你是跑不掉的！”那把不明型号的手枪后面，一个冰冷的声音说。

持枪者一袭黑衣，面容隐藏在更深的黑暗中。但是，那股强大的杀气瞬间暴露了他的职业——他是一个杀手。古往今来的众多职业中，杀手这行当是最为罪恶的，他们愿意收取雇主的金钱，然后受命去杀死与自己无仇无怨的人，他们是冷血的毒蛇！

“我，我知道是谁派你来的，我给你更多的钱，求你放了我。”汤姆声音颤抖地说。

杀手冷冷摇头说：“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出十倍的价钱！”

“多少钱也没用，你今晚必须死！”

“如果你把我杀了，会有人给我报仇的！”汤姆冲着杀手喊道。

杀手再次摇头，得意地笑了笑，笑容中还带着一丝嘲讽：“不，你是最后一个。”

不！这是不可能的！所有人，所有人都已经死了吗？那个人太狠毒了，那家伙的心究竟是用什么做的？汤姆在内心里呐喊道。他知道杀手的雇主是谁，一个肮脏的名字不断地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他不愿再去想了，那只会玷污了他的大脑！

“什么！你把他们都杀了？”

“确切地说，杀手不止我一个，我只负责杀你！”

杀手说着，将枪口向右偏了偏，正对着汤姆的心脏。他好像并不急着将汤姆杀死，所有的动作都是那么柔和缓慢，看不出一丝生硬。汤姆清楚，这是所有杀手的一贯作风，他们是在玩弄眼前的猎物，就像猫玩弄老鼠那样，他在享受这种乐趣。

我必须想个办法迷惑他，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汤姆跪倒在地，像奴才一样告饶道：“求你了，求你了，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还不死！”

杀手见这情形有些得意忘形，他的枪口有些偏离轨道了。

“看来在死亡面前，即使是您这样德高望重的人，也会懂得屈服。”杀手语带

轻佻。

“人人都会怕死的，更何况是我这个糟老头子呢？求求你放过我吧，求你了。”
汤姆边说，边将手悄悄伸向后背。

“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先生，您也不例外。”

“但是我希望能够得到宽恕。”

“宽恕？”杀手冷笑着，“或许死亡才是最大的宽恕，因为那样你就终于能够投入主的怀抱了。你可以到上帝那里寻求宽恕。”

“这么说我非死不可？”汤姆已经摸到了那东西，他将心一沉，蓄势待发。

“很抱歉，先生，我要说是的。”

“一点机会都不给？”汤姆将那东西一点点地向上抽。

杀手得意地摆了摆枪口：“您没有任何机会！”

“那就……”

就在这时，汤姆瞅准了时机，从后腰间快速抽出一把左轮手枪。他还未来得及瞄准就向杀手打去。最后的机会！

“砰！”

子弹打偏了。它从杀手的左臂擦了过去，打在了后面的墙上。汤姆能够听到砖块碎裂的声音，他的心也跟着碎裂了。汤姆想要继续开枪，可是不幸的是，枪里只有刚才那一颗子弹。他失去了这最后的机会。

杀手咬了咬牙，迟钝地看了自己左臂正在流血的伤口一眼，然后面无表情地盯住跪在地上的汤姆，仿佛这么点小伤对他而言无足挂齿一样。他难道丝毫感觉不到疼痛？他是一个恶魔！杀人嗜血的恶魔！

“您把我惹怒了，先生！”

杀手将枪口对准了汤姆的脑袋，这次毫不迟疑。

撒旦已经来了，他是来收取某个人的灵魂的，他将胃口大开。

伴随刺鼻的火药味儿，枪响了，枪口喷出一颗螺旋飞驰的子弹，犹如离弦之箭，一头猛扎入了汤姆的眉心里。死亡仅在转瞬之间。黏稠的红色液体从眉心的洞口流了出来，顺着鼻梁向下滑落。汤姆神态木然，毫无知觉地向后重重倒去。

杀手吹掉了枪口冒出的青烟，吹了吹口哨，仿佛刚刚只是进行了一场游戏。我真的被惹怒了，本来还想陪你好好玩玩儿的！

再见了！愿天堂的主宽恕您的灵魂！

他漠然转身，缓慢而沉闷地离开了这座房子，消失在了茫茫夜雨之中。雨雾埋葬了罪恶，撒旦正在享受着一顿大餐。



Chapter 01

沉没

大厅里面的音响设备、桌椅餐具都已经是东倒西歪，服务人员也不见了踪影。大厅穹顶上面的那几盏奢华的水晶吊灯，随着船身摇摇晃晃，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有一盏灯甚至经受不住摇晃掉了下去，顿时砸了个粉碎——还好没有砸到人。惊叫声此起彼伏，社会名流们全然不顾自己的形象了，现在只想着赶快逃生。

旅行不一定总是愉快的。

一月份的大海沉浸在一片冬日的冷酷当中，迎面而来的海风夹杂着涩涩的咸味，同时也携带着北大西洋寒冷的气息。十五岁的白杨独自倚靠在甲板的围栏上，远远地凝望着海平线上空的赭红色晚霞，那些被染色的斑斓波浪扭曲着从远处延伸了过来。

这艘名叫“三叉戟号”的梦幻大游轮，正承载着海神波塞冬的力量，劈波斩浪，稳稳当当地航行在茫茫大海之上。“三叉戟号”高高耸起的尖尖的船头，犹如利刃将前方的海波切割开来，向两边排出白色的水沫。

“哥哥，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白杨的身后传来了妹妹白雪瑟瑟发抖的声音，他回过头，看见白雪正紧裹着一件暗紫色羊毛衫，外面披着一件粉色的开扣羊绒毛呢外套。外套的下摆在风中飘飘摇摇，配合她苗条的身材，显得楚楚动人。

白雪今年十四岁，只比白杨小了一岁。她和已经过世的母亲长得很像，雪白光滑的肌肤、一双日本漫画式的大眼睛、小巧玲珑的鼻子和嘴巴、圆润柔和的瓜子脸，就像圣诞节的白雪一样柔和、美丽。

白杨和白雪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并非住在中国，而是住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区。他们的家在其中某个著名的富人区内。那里是个豪华别墅群，美国的许多政坛显要、商界富豪、明星名人都住在那里。他们的父亲，是著名的微积分软件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白国强先生。这次的游轮之旅，是白国强先生和商界好友詹姆斯·福斯一同组织的。

现在，这艘比泰坦尼克号要大得多的豪华游轮，正满载着上流社会人士，以最大节数，向着古老而阴郁的大不列颠国进发。这种旅行可不是一般人能够享受的——富人们的生活就是这么奢华，永远让平凡人嫉妒得干瞪眼。

“我在看风景。”白杨平静地回答道。

白雪走近了些，夕阳的红晕打在她的脸上，宛如南极冰原上迎来的第一缕阳光。她来到围栏边，倚在了白杨的身旁。

“哥哥，不冷吗？”白雪缩了缩身子问。

白杨淡淡摇头：“不冷，至少这里很安静，只有海浪和海风在呼啸。”

“哥哥，你还是这么不合群啊。”白雪这么说。

“那群大人每天讨论的都是金钱、利益、权力，或者是某个贵妇人的风流韵事。我可不想在他们中间待上太久，反正我也插不上嘴，还不如待在这里，耳根子清静。”

白雪有点不习惯白杨这种文艺范的说话方式，但是她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呵呵，不过你以后都要面对的，毕竟爸爸会把公司交给你。”

白杨微微一笑，是一种黯然的苦笑。他转眼望着黄昏的海面，若有所思。白雪见白杨不语，突然想要转移话题，她眺望着海上的残日，语气激动道：“景色好美啊，就像是做梦一样！”

白杨叹了口气：“是啊，是很美。”

“哥哥，不要这么闷闷不乐的样子嘛，出来玩就应该开心点。”

“实在是开心不起来啊。”

“为什么呢？”白雪偏着头问。

白杨思量片刻，说：“不知道，只是一种莫名的伤感。”

“你骗人，一定有什么原因的。”

“真的没有。”

“是不是因为妈妈？”

白雪似乎一语道破天机，弄得白杨沉默不语。

噢！我就知道是的！白雪这么想着，接着说：“哥哥，妈妈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了，那是不能挽回的事情，你怎么还这样？”

白杨面露哀伤，他语调低沉地说：“那天我不应该让妈妈带我去游乐园的，要不然她也不会出车祸。”

“妈妈的死不能怪你，那只是一场意外。”

“可是，一切本来可以避免的，要不然妈妈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哥哥，你不要这样了，妈妈离开我也很难过，但是人要活在当下，你身上的任务还很重，你可是爸爸未来的接班人。”

白杨将头转向夕阳，冷冷地说：“我可不想当什么接班人。”

父亲掌握庞大家产，儿子喜爱平凡不愿继承。这可真是烂透了的情节。哥哥，你肯定是电影看多了！白雪开始对此坚信不移。

“可是……”

“不用再说了，我现在想一个人静静，你先进去吧。”

“哥哥！”白雪焦躁地跺了一下脚，心想这么冷的天气待在甲板上，这不是存心想冻病吗？但她知道哥哥的脾气，只好一个人气愤地回到了船舱。

这时正前方走过来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这个女人长着一头长而卷曲的栗色波浪发，拥有一身健康而充满野性的古铜色皮肤，脸孔像极了小甜甜布莱尼。这样的人，站在人群中极为显眼。

女人拦住了白雪：“怎么了，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让开，别拦着我！我正烦呢！”白雪说着，就要将挡住她去路的女人往一边拨。

“到底怎么了？是什么事情惹我们大小姐生气了？我找他去！”

“维多利亚，别以为我妈妈不在了你就可以乘虚而入，我跟你说过，我爸爸只爱我妈妈一个人，你永远取代不了她的地位！”白雪冷冷地说完，没有看维多利亚的表情就绕开她，消失在了走廊的拐角。

维多利亚算是撞在枪口上了，她直愣愣地站在原地，过了一小会儿才离开。

白雪继续向前走着，越走越快。她来到大厅，看到了一位年近四十、脸型粗犷的男人正在其中一家餐厅里，与两个辣妹聊得笑逐颜开，那张嘴都合不拢了。

仿佛被针刺中了一般，白雪感到胸口一阵疼痛，她狠狠地跺了跺脚，大步流星地朝着那家餐厅走去。

笑声戛然而止。“离我爸爸远点儿！”白雪大叫道。

“白雪！你在干什么？”那个男人怒喝起来。但是白雪丝毫不予理会，她气呼呼地捶了捶桌子：“你们两个还不滚？”

这时，餐厅里的其他人都向这边望来。

坐在男人对面的那两个女人俨然被白雪吓到了，互相望了望，然后怯生生地走开了。男人也坐不住了，他站起身来，将白雪拉到了餐厅外。

“你可真是把我的脸丢尽了！”他压低嗓门，“要知道这船上的人可都是我和你福斯叔叔平常打交道的生意伙伴，你这么做叫我的脸往哪儿搁？”

“谁让你刚才和那两个女人聊得那么开心！你忘了妈妈吗？”

“难道自从你妈妈死后，我就不能和其他的女性说话了吗？你不是已经接受了维多利亚和我在一起吗？为什么刚才那种小事你都不能容忍？”原来他就是白国强。

白雪哼了一声，将脸偏向一边：“我可从来没有接受维多利亚，你也别想和她结婚，总之，我就是不同意！”

白国强怒目圆睁：“这可不是由你说了算，你可别太任性了！”

“好！我任性，我不懂事！你接着和那两位辣妹聊天吧，祝你们愉快，祝你们聊得开心，再见！”

“你上哪儿去？”

“你别管！反正在这船上，我总不会跳海吧！”白雪头也没回就气冲冲地沿着楼梯上了楼。

她回到自己房间，重重地关上了门，决定今天就待在这里，不出去了，连晚饭都不打算吃。她脱掉鞋，打开房间里的液晶电视，看起了一档无聊的娱乐节目。

白杨离开甲板回到船舱，大海已被一片夜色笼罩。

很显然，他错过了晚餐时间，但好在游轮上的餐厅可以提供二十四小时点餐服务，所以他丝毫不会担心自己饿着肚子。巨大的礼堂大厅里，人们正欢呼雀跃地进行着一场奢华而且盛大的舞会。

礼堂正前方的舞台上，几位著名的美国歌星正在轮番为大家演唱着动听的歌曲；而台下的人们，则跟随着音乐的节奏，拉起了舞伴的手，跳起了优雅之交谊舞。礼堂里红灯绿酒、繁弦急管、觥筹交错，人们全然忘却了冬日的寒冷，尽情投入到了这场欢畅的狂欢之中。

他在二楼找了家餐厅，要了一份七成熟的牛扒。法国籍服务员彬彬有礼地给他面前的高脚杯斟上容量恰到好处的红葡萄酒。法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服侍者，无论何时都能够将顾客照料得无微不至。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像标尺一般精准，却不会使你产生不适感，反倒会觉得异常舒服。

“请慢用，先生。”

牛扒端上来后，白杨用刀切割下一小块，然后用叉子放进了嘴里。他细细地咀嚼着，唇齿之间洋溢着肉汁的浓香。这是上好的神户牛肉，专门从日本运送过来的。从白杨的这个角度，刚好可以看到下面的舞池。他看到父亲白国强和维多利亚正在人群中翩翩起舞，俨然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那个女人已经完全俘获了我爸爸的心。噢！这可真该死！

他将目光收了回来，不再往下面看。

几分钟后，白杨的身后传来了维多利亚的声音：“威尔，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见鬼！她是什么时候上来的？刚才不还在下面跳舞吗？

“请叫我的中文名，谢谢。”白杨说着给了维多利亚一个冷眼。

维多利亚尴尬地做了个鬼脸，然后用极整脚的语调发出了“yang”这个音。

“你怎么上来了？爸爸呢？”

“哦，史蒂芬（白国强英文名）换了个舞伴。”她说着，指了指楼下。

白杨顺着她所指的方向看去，白国强正和另一位金发女子共舞。可真够恶心的，维多利亚难道一点也不吃醋？白杨在心里暗骂道。

“对了，苏菲呢？怎么没有看见她？”维多利亚问。

白杨不耐烦地摇了摇头：“不清楚，可能又在哪发脾气吧。”

“哦，这样啊。”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如果没了，能不能别在我身旁站着，我不喜欢！”

维多利亚见白杨一脸厌恶的样子，也不好继续待在这里，于是说：“那么，我就不打扰你了。”她本来是想上来和白杨说说话，笼络笼络关系，但没想到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这几年维多利亚可是没少在讨好白氏兄妹上做努力，但是这些努力却似乎看不到一点成效。她离开后不久，詹姆斯·福斯端着高脚杯，摇晃着里面猩红色的液体，步态优雅地向着白杨这边走了过来。

詹姆斯·福斯是微积分软件公司合作伙伴陨星互联网安全公司的总裁，他和白国强的交情很深，据说在高中时期还曾经是同班同学。他长着一张纯美式的面，体态发胖，头顶微秃，活像个脱口秀喜剧演员。

福斯坐到了白杨的对面，抿了抿红酒说：“你还是很讨厌维多利亚啊！”

白杨不屑道：“当然，一直很讨厌！”

福斯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眉毛上扬，显得更加像一个喜剧演员。他摇头晃脑地说：“其实，我也一直不太喜欢那个女人。”

“哦？”这句话勾起了白杨的兴趣，“你也不喜欢她？”

“是的。”

“那么，为什么呢？”

福斯笑了笑说：“哦呵呵，那是因为那女人跟罗拉（白杨母亲的英文名）比起来，一文不值。”

你说得太对了！“这倒是真的，我妈妈比那个只会卖弄风情的女人强多了。”

“你长得可真像你妈妈，而苏菲则长得像史蒂芬。”

“嗯，很多人这么说。不过也有很多人说苏菲长得像我妈妈，而我长得像我爸爸。但是在我看来，还是苏菲长得像妈妈多一些。”

“呵呵，是吗？”詹姆斯·福斯尴尬地笑了笑。

“唉，”福斯的神态突然转变为了哀伤，“多么好的一个女人啊，就这么死了，就那么一瞬间的事情，人就没了。”

福斯的话把白杨的情绪也带动着低落了下去，他没有说话，只是失神地望着桌面。福斯用左手的拇指和中指用力地挤压着太阳穴，眉头紧皱，看上去很痛苦。他闭上眼摇晃了几下脑袋，然后又缓缓地睁开——睁开时已是满眼的疲惫。他站起身来，声音低沉地说：“很抱歉，我有些头晕，先回房去了。”

“嗯，去吧。”白杨微微点头。

他离开后，白杨陷入了沉思。他突然想到了几年前无意中看到母亲的一本日记，日记里记录了她的大学生活。那里面提到过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与她在同所大学就读的詹姆斯·福斯向她的浪漫表白。

表白的内容和方式日记里没有详细记述，但是，罗拉最后拒绝了福斯。

想必福斯一直都深爱着妈妈吧。白杨这样想。

后来与福斯结婚的，是美国著名的模特——米·丽莎小姐。丽莎刚过门不久就为福斯生了一对龙凤胎。那时的福斯，别提多高兴了，甚至一度放下工作留在家里陪着丽莎一起照顾自己的两个心肝宝贝儿。但是好景不长，在六年前的一场空难事故中，丽莎和两个孩子不幸遇难了。那件事情给了福斯很大的打击。事故发生后的头一年，他将自己的公司暂时交由董事会打理，自己则背起行囊离开了美国，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他想用旅行来消解他内心的悲伤。

一年后，福斯回到纽约，继续接手公司。虽然所有人看到福斯精神焕发、重新振作的样子，都以为他心理上的创伤已经被抚平了；但是，那都只是表面现象而已，福斯内心深处的那种肝肠寸断般的痛楚，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或许是刚才关于罗拉的话题，使他再度联想起了那场空难事故，勾起了那段痛苦的记忆，他才会如此悲伤的吧。

相比之下，罗拉的死还不至于那么重要。

白杨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不知不觉又将目光投向了舞池。该死！他们还在那儿跳舞呢！我可不想在这里待久了！他快速吃完剩下的牛扒，将整杯红酒一饮而尽。红酒的甘醇和牛肉的香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味道。离开餐厅，他沿着走廊一直走，很快就远离了身后的喧嚣，进入了一片静谧的区域。

观光电梯内，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又可以看到下面欢乐的人群，只是听不到声音，仿佛是在看着一幕无声歌舞电影。离开电梯，在迷宫般的走廊里绕了一小会儿，他找到了自己的房间——白雪房间隔壁。打开电灯，这间豪华的总统套房式的房间，瞬间被橙黄色的灯光笼罩。

睡觉之前，他决定先洗个热水澡。

他走进浴室。透过那面长方形的镜子，他看到了自己一半成熟一半青涩的样子。这张脸，他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因为它变化的实在是太快了。十三岁的时候还稚气未脱，可是过了才不到两年，脸型就开始变得棱角分明起来，嘴唇上方也长出了细微的黑色胡须，就连喉咙管上的喉结也明显凸出。这使得白杨每次照镜子的时候，都有一种不认识自己的感觉。

热腾腾的洗澡水漫过全身，从来都没有如此放松。洗完澡，换好干净衣服，白杨走出了浴室。他来到窗前，俯视着下面以及远处的大海，突然又想起了妈妈，心

中不禁一阵惆怅。他回到床上,关了灯,不安地睡去了。

白雪坐在床上,无聊地调换着电视节目。她的肚子已经咕噜咕噜叫了。饿得可真快啊!白雪捂着肚子喃喃道。爸爸真没良心,我还没吃饭呢,居然都不来叫我一声!不行,我得去找点食物,我可不想就这么饿死!

白雪关掉电视,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她来到礼堂大厅,此时夜已经深了,舞会也渐渐散去。游轮上的服务人员开始忙碌起来。他们井井有条地清理着现场的一切,必须赶在天亮之前将偌大的礼堂整理得干干净净,甚至是达到那种焕然一新的地步。二楼的环形走道有很多餐厅,白雪看中了其中一家西餐厅。她正准备向那家餐厅走去,突然被什么东西撞到了。

是一个人!奇怪,他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走道里的,之前怎么没有发现?白雪疑惑地抬起头,但很快又收了回来。那双眼睛,那男人的眼睛实在是太骇人了。它似乎没有黑色,整颗眼珠被眼白紧紧包裹,仿佛一个白内障患者。男人没有看白雪,他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迈开步伐,朝着走廊去了。

白雪看着那人黑色的背影,不禁打了个冷战。他也是爸爸和福斯叔叔的朋友?我以前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她没有想太多,径直步入了餐厅。餐厅里的服务员懒洋洋的,可能是没想到这么晚了还会有人进来,表情看上去极不情愿。仿佛是在想:唉!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一下,怎么又来了一个人啊!

白雪坐定后,随便要了几份甜点。她一边将一勺奶油蛋糕送进嘴里,一边回忆起了往事。这种情况下,往事总是不自觉地侵入人的大脑。她想起开始这趟豪华游轮之旅的前一天,他们和父亲一起到帝国大厦楼下的那家巫婆开的店子去的那件事。那家店白国强时常光顾,尤其是在旅行和做重大决策之前,他都会去那儿占卜吉凶。

那天天空响晴,司机开车载着他们在城市里穿梭。阳光挤过高楼大厦的罅隙,直直地投射到车玻璃上,变成了柔和的浅绿色。白国强的心情看上去不错,但是白雪则有些不高兴,因为她十分反对父亲相信那个算命的老疯婆的话。迷信!都是迷信!算命那一套全都是骗人的!这话白雪不知道跟白国强说过多少遍了,但是白国强依然不听,坚持要到这里来。

车子在那家店门口停下,白国强领着白杨和白雪下了车。店的门牌还是老样子,用蓝色霓虹灯勾勒出一个手掌的模样。白雪极不情愿地跟着他走了进去,而白杨倒是无所谓,他对算命这方面没有太大的抵触情绪。店内开了暖气,但是很昏暗,走道两旁的木柜上放置着骷髅头、水晶球、贝壳项链之类的东西,仿佛进入